格致余论

序

《素问》，载道之书也。词简而义深，去古渐远，衍文错简，仍或有之，故非吾儒不能读。学者以易心求之，宜其茫若望洋，淡如嚼所。遂直以为古书不宜于今，厌而弃之，相率以为《局方》之学；间有读者，又以济其方技，漫不之省。医道隐晦，职此之由。可叹也！震昌三十岁时，因母之患脾疼，柱工束手，由是有志于医。遂取《素问》读之，三年似有所得。又二年母氏之疾，以药而安。因追念先子之内伤，伯考之廂闷，叔考之鼻衄，幼弟之腿痛，室人之积痰，一皆殁于药之误也。心胆摧裂，痛不可追。然犹虑学之未明，至四十岁复取而读之。顾以质钝，遂朝夕钻研，缺其所可疑，通其所可通。又四年而得罗太无讳知悌者为之师，因见河间、戴人、东垣、海藏诸书，始悟湿热相火为病甚多。又知医之为书，非《素问》无以立论，非《本草》无以主方。有方无论无以识病，有论无方何以模仿？夫假说问答，仲景之书也，而详于外感；明著性味，东垣之书也，而详于内伤。医之为书，至是始备；医之为道，至是始明。由是不能不致疑于《局方》也。《局方》流行，自宋迄今，罔间南北，翕然而成俗，岂无其故哉！徐而思之，湿热相火，自王太仆注文已成湮没，至张、李诸老始有发明。人之一身，阴不足而拼有余，虽谆谆然见于《素问》，而诸老犹未表章，是宜《局方》之盛行也。震昌不揣芜陋，陈于编册，并述《金匮》之治法，以证《局方》之未备，间以己意附之于后，古人以医为吾儒格物致知一事，故目其篇曰《格致余论》。未知其果是否耶？后之君子，幸改而正诸。